

<<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年>>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8692

10位ISBN编号：7020068693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张人捷

页数：4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十年>>

内容概要

世纪之交的十年，一个女人经历了三次情感变更。
十年里，她在东两方数十座城市间交替逗留，她在三个不同类型的男人之间生活和思考。
老实的阿宽离开了她；面对算计的文森，她却选择主动地离去；她与文弱的高嘎青梅竹马，他们一再离分，但又时常相见。

《十年》，这部都市人的情感见证，其中充溢着一个女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在密布着欲望和诱惑的十年里，她的内心充满了善意，她在义无反顾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生命情感。

作者简介

张人捷，旅美女作家。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参与过《理发师》等影下见剧的编剧，出版过《绯闻制造者》《恨有多久》等多部长篇小说，继严歌苓之后又一海外实力派重要作家。

书籍目录

【意大利。
罗马。
如梦令。
2006。
】【太原。
天香引。
1993。
】【北京。
踏莎行。
】【北京。
鹧鸪天。
】【深圳。
少年游。
1994。
】【太原。
采桑子。
】【深圳。
贺新郎。
】【北京。
小桃红。
1995。
】【太原。
齐天乐。
】【香港。
折桂令。
1996。
】【香港。
蝶恋花。
1997。
】【新加坡。
醉花阴。
】【东京。
卜算子。
1998。
】【北京。
念奴娇。
1999。
】【美国。
加州。
圣芭芭拉。
白头吟。
】【美国。
洛杉矶。
满庭芳。
】【北京。

<<十年>>

清平乐。

】【香港。

渔家傲。

】【西班牙。

菩萨蛮。

1999。

】【西班牙。

马德里。

千禧夜。

1999/2000。

】【西班牙。

科尔多瓦。

乱云飞。

2000。

】【北京。

沁园春。

】【西班牙。

点绛唇。

】【北京。

临江仙。

】【西班牙。

萨拉戈萨。

虞美人。

】【北京。

泣颜回。

】【法国。

巴黎。

清江引。

】【太原。

江城子。

2001。

】【美国。

纽约。

满江红。

2001。

】【北京。

解连环。

】【日本。

京都。

声声慢。

2002。

】【美国。

旧金山。

风入松。

】【北京。

西江月。

2003。

<<十年>>

】【山西。
五台山。
水调歌头。
2007。

】【山西。
运城永济。
绮罗香。
】

章节摘录

【意大利。

罗马。

如梦令。

2006。

】 1 时空旖旎。

穿越。

罗马。

一个时代。

古斗兽场。

游走其间。

自来旧吧，喜古朴。

闭目，竭力想象彼时现场。

人与兽。

声音交错，回响。

清澈的天，硬朗石质建筑，裹了粗麻布的观众，赤脚，草鞋，与诸神近。

精神视觉身体的盛宴。

繁华。

无需倚赖霓虹。

独自豪迈。

他们为人类的初始命名。

我们源自那里。

人潮涌动。

想要站稳自己，却还是趑趄。

不得不睁眼，给自己寻找饱满。

长衣女子，斑斓彩色，黑色，黑眸，拉我的胳膊，拽我，叽里咕噜地说。

我求救嫁到意大利的喜儿，问，她要干吗。

拍照喜儿，冲过来，说，她要给你算命。

我说，哈，谁要听。

那女子又说，喜儿翻译给我，她是吉普赛人，她说她就要给你算，不要钱。

我说，我不信。

吉普赛女子急，说，你一定让我给你算。

喜儿要替我拒绝，我瞬间变了主意，说，给你算。

吉普赛女子笑，牵我到角落，说，你将近四十岁，经历三个男人，一个老实，一个算计，一个文弱。

我诧异，请她继续。

她说，老实的离开你；算计的，你离开他；文弱的，你们~再离分，但你们还会再见。

喜儿说，怎么可能，他已经死了。

吉普赛女子说，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我说，前面说的都对，独这个错了。

女子急，说，真的，他没有死，你们还会再见。

喜儿说，那你告诉我们，他活着干吗。

女子说，他与上帝一起。

我笑，说，他没有信仰，也不是信徒。

喜儿接茬，说，如若你说他死了，倒是可能与上帝一起，你又说他没死，他怎么跟上帝一起，你自己前后矛盾。

<<十年>>

女子生气，摇头，说，千万别轻视你听到的预言。

预言会帮助你的命运。

喜儿说，那个人他确实死了，无需预言。

我说，或许没死。

喜儿说，马赛，你跟她一道疯吗。

我说，我没有见过他的尸体，没参加过他的追悼会，亦无面对面地道别，我一直当他活着。

喜儿说，如若你当他活在你心里，我无话可说。

我拿了钱给那吉普赛女子，说，给你的，谢谢。

她坚决不要，说，请相信我，我看得到那一幕。

我说，你在西，何以能洞穿我东方的迤邐。

她说，宇宙万物只有一个上帝，只是叫法称谓不同，那个上帝掌管一切喜怒哀乐，无人逃脱。

喜儿欲辨，女子已转身，淹没人群。

罗马。

本该蜜月的地方，却遭遇预言。

喜儿说，噫，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但愿吧，但愿她说得对，高嘎没有死，高嘎还活着，但愿我们还能重逢。

【太原。

天香引。

1993。

】 2. 从未想过，在那个城市，短暂停留。

从来。

如若，少年的被迁移，这里，那里，是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身不由己，那么，如今的归，是古怪。

因为，似乎，那归，就只是为了一件事，与他邂逅，与他相爱，与他重逢，然后，与他分别。

亦似探戈，把对手拉近，是为了更远的推开，撕扯中，两相荡漾。

第一次。

遇见。

1993年。

八月。

夏。

某个黄昏。

我请我即将回美国的英语外教吃饭。

三个人。

同学喜儿，怕我应付不来，找了她的同学帮忙。

那个人，是他。

高嘎。

无客套，似相识百年，挽起袖子，径自在我爸家狭小的厨房里干活。

指使我。

我乖，听话。

我不会做饭，这是我爸的功绩。

他时常说，家务做饭一学就会，不用花时间刻苦。

那天，初次的西葫芦。

亦，第一次，别人的西葫芦。

火，油，葱，西葫芦，盐。

最后，滴几滴醋。

他说，咀嚼时，清脆，嘎吱嘎吱。

以后的每回，只要是西葫芦，都，鼯鼠般。

我喜欢。

<<十年>>

他喜欢。

西葫芦是我们的信物。

无形，但，横亘。

它在，人在，爱情也在。

而，一旦分离，西葫芦，就是你经过菜场，看都不能看的翠绿。

它整齐的在，是为了让人记得。

嘻哈晚餐。

我挥别他们。

他说，我送送他们回去。

我说，谢谢。

他说，不客气。

然后，关门。

屋内。

狼藉。

碗筷，水龙头下，一只一只，冲洗，想要回忆，却，什么都记不起来，偶尔抬眼，残阳罩了灰暗的纱，不刺眼，夺目。

那是那天唯一的印象。

西葫芦之外。

怕黄昏。

是怕了黄昏的记忆。

门铃响，开，他站立在门外。

意外，又不意外。

他自己说，我要去卫生间。

冲去。

毛玻璃。

卫生间门。

恍惚。

镌刻身影。

喜欢他。

第一眼。

应该会发生点什么吧。

我正站在岔口，看不到方向，摸摸心，剧烈，彼时，还没有学会跟心走。

他坐我对面，欢喜望我，用喜气，刚要说什么，我的话先于他，冲出来。

我说，我喜欢你。

他愣，说，哦，我也是。

我说，我们不可能，我不会在这里停留，我不喜欢这儿，我是要出国的。

去美国。

他说，哦。

我加快语速，说，我们恋爱吧。

在我等待出国的时间里，一旦我拿到签证，我们就分开。

他迟疑。

对，他确实迟疑。

十年之后的此时，我还是能清晰看到彼时他的迟疑。

他后来说，他惊讶我们那样的开端。

我仰头等待答案。

他给出。

轻松过我，说，好吧。

<<十年>>

就这么决定。

我笑，似乎胜利。

游戏开始。

规则由我制定，亦由我破坏。

高嘎与我，我与高嘎，我们一起。

一起。

不过是他上班间歇，蹬自行车，爬上五楼，我们家，拎瓜果蔬菜，被我注视，锅铲乒乓对面，午餐。偶尔目光对碰，笑，夹一筷子给他，或，送进他嘴，他连筷子一并咬住，抽不出，由筷子牵引，满屋跑，一顿饭，吃成耍。

依然不会做饭，理直气壮地等他来，轻拍我，哄我入眠。

尔后，匆匆离去，以躲避即将回家的我爸的愤怒。

我爸不喜欢他。

坚决。

理由许多。

他专业不好。

他花花公子。

他不务正业。

斜睨我爸。

世上无一男孩值得喜欢。

我们。

我和我爸，不亲近。

不亲近，但不代表他对我的人生没有要求。

就像我放弃北京回到那里，对于虚荣的家长，确实难堪。

尤其，那样的男朋友，是对我爸更深的伤害。

不是他和他的家庭，不够好，而是，太好，好得超出我和我爸和我们家，所以，我爸不高兴。

我爸处级，他爸部级。

在我们还需要为安装电话四处求人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已经能通往国外，免费。

通往外国的，还有，他爸自己。

他出去，带回西洋零食，比如，瑞士巧克力。

橙黄皮，三角坚挺，彼时，见过，未尝过。

他偷出。

夏天，装在屁兜，骑了自行车，拿给等在路边的我。

我们坐在有房檐伸展出来的台阶上，在艳阳下，咀嚼。

巧克力经不起这样的考验，瘫痪在银锡纸上。

软，深棕，伸了手指，蘸，舔了，想必，与坚硬的时候，同等甜。

并，两个人并肩的扎实。

我们，彼时，只是，不懂。

我们，两个贪玩的孩子，坐在阳光充足的天空下，分享融化了的巧克力，却，没有，接吻。

接吻，是在另外一个场景，我们最初熟悉的地方。

我们家的厨房。

狭小，拥挤，斑驳柜橱，他没有预谋的吻，身后，切到一半的菠萝，暗香，窜入鼻息，他垂下眼帘，睫毛似国画白描。

一条轻重缓急的墨线，忽闪，长长，上面能落家雀。

他睡不醒的睁开眼睛，看到我望他，低吼，把眼睛闭上。

我说，哦。

尔后，停，他问，你不会接吻。

我说，会。

<<十年>>

他说，你不会。

我说，那又怎样。

他说，没怎样，只是问问。

我说，抱我一下。

他说，好。

贴近我，紧紧拥抱。

一切安详。

他的心跳。

咚咚。

缩于臂膀，想成为雕塑，永不变回人。

3. 看到他，如同自己。

他出生在北京妇产医院，我亦是。

他七八岁，从北京来到太原。

我亦是。

他爸和我爸不搭界的渊源。

他和我妈同专业。

那亦成为我爸再次憎恨他的理由。

我爸的中年，我妈去了深圳，再没有回转，只寄来法院的一张传票，申请离婚。

很不幸的高嘎，就学了不招我爸喜欢的跟我妈同样的专业。

太原。

光。

灰。

滤掉紫外线，颓然映射太阳余晖，纵不甘，也还是在白天，暗黑，暧昧，不清不楚，不透亮。

产煤缘故，空气，有沉渣，微微的风，轻吹，打在脸上，也似刀割。

不畏那硬的风。

因为总归奔往前方，虽然莫名，亦无暂时的烦。

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等待离别，然后，鼓足勇气，不让自己显得疼痛。

而我瞎，看不出丝毫，乐呵呵挥霍着以为永远都不会完结的幸运。

坐上他的车后，白天，穿过斜阳，抵达黄昏。

我说，饿了。

他说，好，你想吃什么。

我说，随你。

他指着路边燃着煤气灯的面摊，说，面条。

我说，没问题。

激烈挣扎中那个听话顺从的我，他似乎喜欢。

温顺刹那。

他更抗拒不了那个随时听从为之召唤总想着要离去的那个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